罪與罰

序

我很歡喜這本書終于印出來了，我知道幾年來催着要看此書的認識的和不認識的許多朋友也一定會同樣歡喜的。這究竟是怎樣的一本偉大的動人的書，賢明的讀者自己去興賞評判吧，我在這里只替自己的拙劣的譯筆抱歉一下。這樣太悽慘的小說，裏面充滿了被侮辱與損害的窮人，兇手，妓女，酒徒等等的內外生活的描繪，不宜于讓堂皇的學者之流藉以展露個人的才學，在我只是因爲愛之而勉盡薄力將就老實地翻過來，給一般讀者看個粗枝大葉而已。全書都是直譯的。希望熱心的朋友能帮助我，使此書再板時（若是可以再板的話）可以成爲更可讀的譯本。

我是根據Constance Garnett的英譯本重譯的，時常也用俄文原本對照。在全

部的工作中，在英俄文兩方面與我以幫助，我要在此致謝者有 Mr. Polevoy, Mr. and Mrs. Shadick。我們發見英譯本中也常有錯，和窮人的英譯本一樣，不禁嘆翻譯之難，因爲那譯者乃是極著名的，她幾乎把都介涅夫，契訶夫，陀思妥夫斯基，和託爾斯泰的著作全部譯完了，其他俄國作家的作品還在外。

可惜素園還在病中，不然這個譯本或者會更可讀的，他曾爲我（也是爲讀者）那麼悉心地用俄文原本從頭至尾地校閱過窮人，而且他又是那般愛陀思妥夫斯基。這譯本也就獻給他吧。

一九三〇年六月六日叢蕪寫于北平市。

卷

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

第一章

在七月初的一個例外炎熱的晚上，一個青年人從他在S地方所住的樓頂裏出來，慢慢地走着，好像躊躇似的，向K橋走去。

他順利地避免了在樓梯上遇見他的女老板。他的樓頂是在一座高高的五層樓的房子的屋脊下面，與其說是像一個房間，還不如說是像一個食櫥。供給他以樓頂，膳食，和侍候的女老板，在下一層樓住着，每次他出去的時候，他一定要從她的厨房經過，厨房的門不變地老是開着。每次這青年人經過的時候，他便有一種不舒服的，受驚的情感，使他皺眉而且覺得害臊。他欠他的女老板的錢欠得無法了，就怕遇見她。

這並不是因爲他卑怯而且下流，十分相反；但是在過去有些時，他在一種用力太過了的，易受刺激的情形中，幾成憂鬱病了。 他變得如此完全地聚精會神于自身，與友朋隔離，他不但怕遇見他的女老板，無論誰他都怕遇見。 他爲貧窮壓毀了，但是關于他的地位的焦慮近來已不復重壓他了。 他已經不注意于實際上重要的事情；他所有要這樣作的慾望盡消失了。 無論什麼事情，無論什麼女老板所能作出來的，于他都沒有一種眞正的恐怖。 但是在樓梯上被停止住，勉强去聽她的瑣碎的，不相干的閑話，聽她要錢的麻煩的要索，威嚇和怨言，並且絞他的腦汁找藉口，去搪塞，去撒謊——不，不那樣，他寧願像貓一般爬下樓梯，不被看見的溜出去。

不過這天晚上，在出來到街上的時候，他變得敏銳地覺出他的恐怖了。

『我要去嘗試像那樣的一件事情而被這些小事驚嚇了，』他想，帶着一幅古怪的笑容。『哼……是的，一切都在一個人的手中，而他却讓這一切都因怯懦失去

了，這是一句格言。 要知道人們所最怕的是什麼，一定是很有趣的。 走一步新路，說一句新話，是他們所最怕的。…… 但是我正說的太多了。 就是因爲我喋喋不休的，所以我什麼事都沒作。 或者正是因爲我什麼事都不作，我才喋喋不休的。 上一個月我學習喋喋，在我的洞裏一躺幾天地思想着……殺巨人的捷克。我現在爲什麼往那里去呢？ 那件事情我能幹麼？ 那件事情重大麼？ 一點也不重大。 那只是開我自己的心的一個空想，一個玩意！ 是的，或者就是一個玩意。』

街上的熱可怕：無風，囂亂，以及牆粉，棚架，塼瓦，和灰塵圍繞着他，以及那特別的彼得堡的臭氣，一般在夏天不能出都會的人對于這種臭氣是十分熟悉的——這一切在這個青年人的已經疲憊不堪了的神經上苦痛地作用着。 小酒館在這都會的那一塊特別多，從那些地方發出來的不能忍受的臭氣，和他所不斷遇見的醉人（雖然這是一個工作的日子），完成了這幅畫圖的令人難堪的苦狀。 一種深沈的厭惡的表情在這青年人的溫文的臉上閃射了一刹那。 順便地說一說，他是例外地英

俊，超過平均一般人的高度，苗條，骨架很適襯，帶着美麗的黑黯的眼睛和黑黯的棕黃的頭髮。 不久他沈入深邃的思想裏去了，或者更正確地說，沈入完全的心靈的空漠中去了；他只是走着，並不觀察在他四周的是些什麼，而且並不願去觀察。他時常由于自言自語的習慣，說出些他剛才自白的話來。 在這些瞬間，他便覺出他的理想有時是糾纏起來了，他自己是很軟弱的；有兩天他幾乎就沒有嘗食物。

他穿的如此壞，就是一個慣于襤褸的人，穿着這樣破衣在大街露頭，都要害臊的。 不過在這都會的那一區裏，差不多無論如何缺乏衣服都不會惹出驚異的。因爲靠近乾草市場的緣故，許多壞性質的營業所，和佔優勢的作生意和作工階級的人口，擁擠在彼得堡的中心的大街小巷裏，模樣如此千變萬化的在街上都可以看見，沒有人物，無論如何古怪，會使人驚異的。 但是在這青年的心中却有着這樣積壓的辛酸和侮辱，他不顧青年人的過于講究的性質，在街上毫不注意他的破衣服。 當他遇見熟人或舊同學——他們，的確，在什麼時候他都不願遇見——的時

候，事情便不同了。然而當一個醉人，不知爲着什麼緣故，正坐在一輛大馬車被一匹拉重貨車的馬曳往某處去，當他驅車過去的時候，忽然向他喊道：『嗐這里，德國賣帽子的！』盡力呼喊而且指着他——這青年人猝然停住，戰兢地抓住他的禮帽。這是從綏默爾曼那里買的高的圓帽，但是完全破爛了，因爲年久變了色，全破而且濺污了，沒有邊，歪向一旁，成一種最不像樣的形式。不過，這並不是羞辱，乃全然是另一種與恐怖相關的情感捉住了他。

『這我知道，』他在迷亂中低語，『我這樣想！那是最壞的了！哼，像這樣的一樁笨活，最瑣碎的小事物會毀壞全部計畫的。不錯，我的禮帽太令人注意了。……牠看來好笑，而這就使牠令人注意。……穿着破衣我應當戴一頂便帽，無論什麼一種舊的便帽，只不是這件古怪東西。沒有人戴這樣一頂帽子的，一哩遠怕都要叫人看見了，叫人記住了……關係是在這，人家記住了，這便給他們一個線索。做這種事情人應當盡力少惹眼。……小事物，小事物正是有關係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

的！哼，就是這樣小事物時常毀壞了一切事情。……』

他無須走遠；他確實知道離他住的屋子的大門是好多步：準準確確七百三十步。有一次當他迷入夢想中的時候，他曾計算過了。那時他對于那些夢想並沒有一點信心，只是以牠們的可怕的但是勇敢的造次，戲弄他自己而已。現在，一個月以後了，他開始異樣地看牠們了，雖然他在獨語中譏刺自己的無能力與無決斷，他却不知不覺地認這『可怕的』夢想爲一種要嘗試的大事，雖說這在他自己仍然並未實覺着。他現在正決然地去『預演』他的計劃，每走一步他的興奮變得越發越發猛烈。

帶着一幅下沈着的心腸和一種神經的顫抖，他走近一座大的住宅，一面對着運河，一面對着大街。這住宅是零租出去的，住着各種作工的人——成衣匠，鎖匠，廚子，各種的德國人，盡力謀生的女子，小書記，等等。這住宅兩座院子裏和兩個大門老是人來人去的。這青年人很高興一個都沒撞到他們，立刻沒被人看

見的溜過右邊的門，上樓去了。 這是一條後樓梯，暗而且窄，但是他已經熟了，知道怎麼走，而且他歡喜這一切的景況：在這樣黑暗中就是最愛刺探的眼睛也用不着害怕的。

『若是我現在便如此驚嚇了，那末若果成爲事實，我眞正去幹的時候，要怎麼樣呢？』當他達到第四層樓的時候他不禁自問了。 在那里他的進行被幾個忙着從這層樓搬家具出去的門房擋住了。 他知道這層樓是一個辦文差事的德國書記和他的家庭佔住着。 那時這個德國人正搬出去，所以這第四層樓將來除了這老女人而外便沒人居住了。 『無論如何，這是一件好事情，』他自己想，一面按老女人這層樓的鈴。 鈴兒發出一陣微弱的叮噹聲，好像是錫不是銅作的似的。 在這樣住宅裏的小小的層樓常常有像那樣響的鈴兒。 他忘記了那個鈴兒的音調，現在牠的特別的叮噹聲好像使他想起什麼事情，而且將這事情明顯地擺在他的面前。……

他發驚，現在他的神經緊張過度得可怕了。 一小會之間，門開了一個小縫：老

女人顯然不相信地從門縫細看她的來賓，除了在黑暗中閃光的她的小小的兩眼外，什麼都看不見。 但是她看見了在梯頭有許多人，便胆大些了，把門開大。 青年人走進黑暗的入口，這是從小厨房隔開過來的。 老女人站着默默地對着他，考究地看着他。 她是一個六十歲的，細小的，衰枯極了老女人，有着一幅銳利的，兇惡的眼睛，和一隻尖銳的小鼻子。 她的無色的，有些斑白的頭髮厚厚地抹上了油，上面也沒戴包頭。 環着她的細長的，好像鷄腿一般的頸子打結的有某種破法蘭絨，而且她不顧着熱，在兩肩上披着一條髒的毛坎肩，因爲年久變黃了。 老女人每分鐘咳嗆，呻吟。 青年人一定帶着一種很特別的表情看了她，因爲一道不信任的閃光又來到她的眼中了。

『拉思科里涅珂夫，一個學生，我一月以前到過這里來，』青年人急促地低聲說，半躬着腰，自己記着應當更謙恭些。

『我記得，先生，你到這里來我記得十分清楚，』老女人明白地說，仍然將自

己的考究的眼睛注在他的臉上。

『現在……我又是爲着同樣的事務來的，』拉思科里湟珂夫接着說，對于老女人的不信任微覺攪亂而且發驚。『不過，她或者常是像那樣子，只是別的時候我並沒有留心看出來罷了，』他帶着一種不安的情感思想着。

老女人停息着，好像躊躇似的；于是向一邊走去，指着房門，讓她的客人在她前面走，她說：

『進去，先生。』

青年人走進去的這間小房，在那時被落日鮮明的照亮起來，墻上是黃色的紙，窗上是風呂草和綿紗的窗帷。

『那末太陽在那個時候也將像這樣照耀着！』這思想彷彿偶然從拉思科里湟珂夫的心頭閃過，他以迅速的閃視，細察房中的一切事物，盡力留心並記憶牠的佈置。但是房中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家具都是很舊，黃木作的，共有一張帶

大而灣的木背的沙發，沙發前面放着一張橢圓形的棹子，兩窗間放着一張上面安有一面鏡子的梳裝檯，椅子順牆放着，兩三張幾分錢一張的帶黃邊的畫片，畫着日耳曼小姐手中拏着鳥兒——就是這。 在牆角處有一隻亮在一個小聖像前點着。 一切東西都很潔淨；地板和家具都擦得明亮了；一切東西都發光。

『理薩威泰做的活，』青年人想道。在這全層樓上看不見一點灰塵。

『就是在惡毒的老寡婦們的住宅裏找得着這樣的潔淨，』拉思科里涅珂夫又想道。 他向那進入另一小房的門上面的棉簾，偷投以好奇的閃視，在那間小房裏放着老女人的牀和帶抽屜的大櫃，他先前從沒有向那房裏面看過。 這兩間房子做成整個人家。

『你是什麼事？』老女人嚴肅地說，走進房裏，同先前一樣，站在他的面前，好注視着他的臉。

『我帶了點東西到這里來當，』他從口袋裏掐出來一個舊式的平面的銀錶，錶

的下面刻着一個圓球；鍊子是鋼的。

『但是你上次的典物時候到了。 前天月滿了的。』

『我將帶另一個月的利錢給你；稍等一等。』

『但是先生，那是隨我的便去做的，等一等或者立刻便將你的典物賣掉。』

『這掛表你將給我多少錢呢，亞里昂那伊凡諾夫那？』

『你帶這樣廢物來，先生，這差不多一文都不值。 上次你的戒指我給你兩塊盧布，然而一塊半盧布人家就能够在珠寶商人店裏買一個十分新的了。』

『給我四塊盧布吧，我要贖回的，這錶是我父親的。 不久我便要得到一些錢了。』

『一塊半盧布，利息先付，若是你願意！』

『一塊半盧布！』青年人喊道。

『請你自己』——老女人將錶交還他。 青年人拿着，十分憤怒，便要走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